小津写诗简而丰

舒 罕

盼望着，厚厚一册《小津安二郎全日记》终于来到手边。就装帧来说，此书很有点日本精装书的味道了：仿佛麻布的精装外壳毫无特色，封面只凹压“小津安二郎”字样，封底只压出大大的一个“无”，熟悉小津的读者自然对此不陌生，书脊上以贴片的形式粘小小一纸正是小津抚耳读书的相片，余下就只是书名著译出版信息。

眼下只读了一九三三、一九三四两年的日记。虽说简略，却并非简单，更不枯槁，反倒是文艺气息颇浓。小津轻轻点染，便是言短意长的风光，怪不得日后他能拍出那么些清简平寂的电影。

日记里平时的琐事写得很少，记所吃的菜式颇多，仿佛在看《深夜食堂》或是《孤独的美食家》的一例例菜单一样；写的短歌尤多，很多时候几乎每日都写。

小津在日记里闲散记下的小随笔其实也有诗的意境，比如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六日所写：“伊豆的春意还很浅。天城山下还有一些残雪，从修善寺到汤之岛，汤野，下田的街道上看不到舞女的身影，只有风吹打在电线杆上的声音。”

又如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五日写的：“五点刚过，在入江町的大观亭洗去旅尘，喝了点啤酒……搞不好这些天来可能喝不到了。越过葭户，看着微弱的夕阳照在长有苔藓的庭院里，乏味地听着蝉的鸣叫声，独自沉醉于寂寞之中。”

外在的景和内心的情有惊鸿一瞥即觉会心的投契与欣然。其实这些文字当作诗来看亦毫无问题。

他的和歌作得更多，译者为了行文，多数用了押韵。如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二日：“睡意浓，西堀柳梢夕阳红。”一九三三年六月三日：“绿叶缀满樱，会津大津画中景，牛车悠悠行。”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六日：“两相望，心情不一样。忆往昔，毫无恋旧意。”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时钟鸣，一日复一日，寒气沁人心。”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牡蛎饭，红灯笼，照通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吃柿饼，落日红彤彤。”

如此粗粝的时代读这样简而丰的句子，虽是透过译文，也能见其美。知堂一九二一年五月在《小说月报》上登载一文曰《日本的诗歌》，后来收入《艺术与生活》一书，著译一体，对想了解日人的诗歌创作益处实多。

以他之眼来看中日诗歌的异同，对照着说出了大有见地的话，也正中小津短歌的妙处：“若说日本与中国的诗异同如何，那可以说是异多而同少。这个原因，大抵便在形式的关系上。第一，日本的诗歌只有一两行，没有若干韵的长篇，可以叙整段的事，所以如《长恨歌》这类的诗，全然没有。但他虽不适于叙事，若要描写一地的景色，一时的情调，却很擅长。第二，一首歌中用字不多，所以务求简洁精练，容不下典故词藻夹在中间。如《长恨歌》里的‘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这样的句子，也绝没有，绝句中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略像一首咏冬季的俳句，可是孤独等字连续地用，有了说尽的嫌忌。‘漠漠水田飞白鹭’，可以算得极相近了，差不多是一幅完全的俳句的意境。”

“日本的歌，譬如用同一的意境，却将水田白鹭作中心，暗示一种情景，成为完全独立的短诗：这是从言语与诗形上来的特色，与中国大不相同的地方。凡是诗歌，皆不易译，日本的尤甚：如将它译成两句五言或一句七言，固然如鸠摩罗什说同嚼饭哺人一样，就是只用散文说明大意，也正如将荔枝榨了汁吃，香味已变，但此外别无适当的方法。所以我们引用的歌，只能暂用此法解释了。”

高跟鞋还是平底鞋？

郭芙萱

酷爱高跟鞋的大明星玛丽莲·梦露曾经说，不知道是谁发明了高跟鞋？要感谢它给女人带来了性感和妖娆。确实，女孩子脚踩高跟鞋时最迷人，女性曲线美展露十足，鞋跟改变了身材比例和视觉效果，大长腿腰肢款摆，风情万种，婀娜多姿。前些天某著名女演员演唱《红色高跟鞋》，享受投入的表情风靡一时，被做成表情包后，明星们争相模仿。看来高跟鞋三个字真的魅力无穷，虽然它并没有平底鞋舒服亲民……

好多女孩儿时都会偷试妈妈的高跟鞋，盼自己快快长大娉婷漫步；也会央求妈妈别把她喜欢的鞋子穿坏弄破，甚至有的撒娇不让妈妈穿，要给自己留着。待真的长成花季少女，可能早就看不上老母亲的高跟鞋款式了。但未成年还没有踩高跟鞋的过硬理由，上学时的书卷气和社会味的高跟鞋总有点不太搭调。记得大学时同寝室爱美的姐妹每月二十几元的饭票省下来再转让，攒了大半年，终于入手一双脚腕系带的黑色高跟鞋。真漂亮！尤其在刚刚改革开放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配上淡雅或热烈的裙子，走在校园里或踏入舞池中，笃笃笃的清脆足音引人注目，更衬得小腿修长，身姿挺拔，气韵曼妙。怎奈我那会儿是十足的吃货，饭票不够花每月都要自己贴补。羡慕嫉妒之余只能悻悻然嘟囔她们：为了臭美，饭都不好好吃了！

花开锦时，岁月悠悠，终于自己也有了第一双高跟鞋，竟是红色的。结婚时为了配白色真丝旗袍，买的白色小坡跟镂花皮凉鞋，尖头中空雅致范儿。但妈妈命令必须买红色高跟鞋，我抗议说又不穿红色的裙子（礼服是粉红色珠丽纹小翻领长袖百褶裙）！当两个人在哈尔滨著名的北方发廊弄好头发，新郎说走买红高跟鞋去，丈母娘千叮咛万嘱咐的，结婚必须穿红色。这回我不敢不从，只好乖乖跟着走。

追溯高跟鞋的起源，说法不一，但都说是男人发明的。有为个子不高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增高之说，也有意大利鞋匠为雨天防泥泞而发明之说，还有说是为了骑马方便而研制出高跟马靴。在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高跟鞋，周朝时重礼仪，女性有穿增高的礼履，梁朝的诗歌里有“履高疑上砌，裙开特畏风”的词句，唐宋时高跟鞋的美称是“晚下”，平底鞋也称“远足履”，清朝的花盆底更是被誉为中国的高跟鞋，穿起来摇摇曳曳，步步生辉如风摆杨柳，加上环佩叮当，真个是美人行蹁跹，足下踏青莲了。

虽然没有像痴迷高跟鞋的拥趸那样，买穿藏一站式操作，至少也有上百双。从大东北到江南的职场和生活中，也曾亲近了无数的高跟鞋，纵是喜欢它的妩媚风姿，心水的还是舒适的平底鞋。尤其是年龄渐长，驾驭高跟鞋的确有点力不从心了。主要是脚吃不得一点亏，有时看到芳华美女的恨天高跟和厚松糕底，靓丽耀眼，会在心里暗暗心疼她的脚。最近大火的乘风破浪的姐姐们，也有脚踩高跟鞋劲歌热舞的厉害角色。但从健康养生角度，最好根据年龄选鞋子。平底鞋简单熨帖，舒适自然，搭配好了整体效果也不寻常，最适合中老年女性科学扮靓。无数次看到美美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各种鲜丽糖果色套装加帽子，下面是一双舒服合脚的平底软皮鞋，一样和谐漂亮，毫不减分，反倒增加了淡定和适意。真是每个年龄都有独特的美，所以说高跟鞋和平底鞋都功不可没。

最近读到林青霞的一篇文章，提及一位资深女明星的名言：有钱穿高跟鞋，没钱穿平底鞋！我想说青春靓丽时穿高跟鞋，成熟迷人时穿平底鞋。或者兴之所至时踩高跟鞋，日常出入时穿平底鞋。其实怎么都好，本事大的女人在需要时，照样能把平底鞋穿出高跟鞋的吸睛感觉。转眼庚子处暑，痛下决心把珍藏多年几乎不穿的高跟鞋断舍离。每一双都有难忘的记忆，摸摸看看真心不舍。但舒服自在的平底鞋是我现在的主旋律，只能勇敢地处理：款式过时的弃之，经典质优的送掉，送不掉的包装好，放到小区干垃圾的回收车上，企望有人慧眼识珠不致浪掷。

那些承载着美丽岁月的高跟鞋，就让我用这篇小文跟它们道个别：谢谢！再见！

游目江南（篆刻） 徐才友

山乡巨变 （水彩） 周培元

琴声流淌

陈曦浩

一个夏日的晚上，月光皎洁，微风宜人。 我拐进一条幽深的小巷，寻找一个魂牵梦绕的地方。突然，一阵悠扬的钢琴声响起，如一股潺潺的溪流，打开了我尘封的记忆……

我读小学时，这条小巷口有一座少年宫，我曾在此美术班学习。一天，我们正专心致志地进行静物写生，隔壁教室传来一阵阵美妙悦耳的钢琴声，令人怦然心动。

休息时，我忍不住探头张望：一位老师正教几名女学生弹钢琴。那时候，钢琴可是奢侈的稀罕物。说来也巧，几个月后，美术老师请来一位女学生做我们人物写生的模特。老师介绍：她是钢琴班的路潞。路潞那双清澈的大眼，优雅的气质，令人难忘。

一年后，区里组织少年文艺汇演，路潞上台演奏一组钢琴曲，那美妙的琴声，那颇有几分艺术家的气度，引起轰动。

后来，交往多了，我知道她的父母都是大学教师，母亲是音乐学院钢琴专业的老师，她从五岁起，母亲就是她弹钢琴的导师。

1969年春，一张大红喜报把我推向北疆。她要我临走前为她画幅肖像。一个周末的下午，我来到她家的客厅，她说：”我弹首《梁祝》，为你送行，你把我弹琴的情景画下来，留个纪念。”在那哀婉的钢琴声里，我用水粉画出了她动情的瞬间。她接过画，凝视了许久，眼里闪着泪花，我忍不住流了泪。

我登上北去的列车，临发车时，她赶到我的车窗下，递给我一盘她弹的《梁祝》的录音带。两双手紧紧握着，不舍分开。车动了，手只能松了，越来越远的身影，谁更能了解远方？在北疆，我写了一封又一封信给路潞，但是都没有回音。听说她搬家了，听说她病休在家，没分配工作。以后她考上了音乐学院，以后她一家都出国了。

今天，月光依然朦胧地笼着昔日幽深的小巷，潺潺的钢琴声流淌，仿佛在推演当年的场景……但我知道，我已永远回不到从前，永远……

嫁在青浦的『女儿』，你们好吗？

傅伯星

前不久，曾计划上海书展时来沪参加拙著《大宋楼台——图说宋人建筑》的签售活动，琢磨着提前一天先去青浦，看看嫁在那里的“女儿”。这个有引号的“女儿”，指的是青浦博物馆的一应陈列画，包括做成整面墙的浮雕、微缩佛寺模型、历史人物插图、六块三合板拼成的工笔绢本界画《海纳百川图》等。这些作品皆由我构思起稿，然后指导青年们合作完成。其中这幅大界画由于部分处理失当，不惜撕下画了大半的绢面，重新改稿，重新裱上新的绢，全部重画。所以这批凝聚着我和当年壁画工作室同仁心血的作品，从感情上说，就是我嫁在青浦的“女儿”。

那是2003年的事。为了这次创作，我事先到老青浦镇去了两趟，踏勘现场，寻古访旧，包括某一古刹的遗址。综合以前去过的小镇留下的印象，发现浙西（宋代从镇江以南皆属浙西）水乡小镇的格式和建筑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即以河道为网络形成集市，布置坊巷。这使我大为高兴，因为我自幼就在这样的小镇上长大，对那里的一切太熟悉了！几乎可以不假思索、似探囊中物般地画出小镇的一切！

这次创作中的小镇风貌，无论横竖，都像是打开水龙头后自然流淌出来的，几乎没有修改，一气呵成，我自己也感觉无比舒畅，好像在释放久积于胸的对故乡旧物的怀念和吟唱。据当年在旁观看的一位学生说，她没见我改，就这样顺手画完全图。这几幅线稿的图片至今还在，自己看看也觉得如有神助！我想，这其实就是古人一再强调的画家必先“胸有成竹”之意吧！你有了对生活、对所画对象的极清晰了解，才能生动地、得心应手地表现在纸上。

这幅大型界画，以青龙镇（宋代青浦之名）主大街为中心，描绘了一座稍远离商铺、背临大河的大酒楼，左船埠，右大桥，对街佛刹平屋，上行人车马，坐摊行贩，错杂纷繁。为体现海港城镇的开放性，酒楼前设计了一处地方官宴请外商的场景，在大桥右首又开了一家售卖舶来品的专营店。主街前后左右皆通河道，远处海岸线已渺然于天际。

这幅画比较真实地再现了八百年前古镇的繁华状貌，因此成为博物馆中人们争相留影的背景。同时，我也把它收入《回眸南宋》画册，算作表现南宋题材差可一看的作品。画中我自己手绘的是主街对岸河边停泊着的一艘大航船。自首至尾，直接用毛笔信手构成作品，无缝对接，几个学生看得大为惊叹。其实这种硬功夫全靠平时严谨养成。锻炼的良策，就是画竹编箩筐，必须自始至终一笔不错画到底，几次下来则功成矣。

青浦博物馆开馆后，我先去过两次，看着这些外嫁的“女儿”个个安好，受到青浦人礼遇，我欣慰不已。一眨眼已过去了十七年，本想借书展之机顺道去看它们，无奈非常时期，老朽体弱不敢冒险，只好放弃计划。唯心中存念仍在：她们现在还好吗？

穿云看展

刘 军

我是贵州省都匀二中教师，对日本文学有兴趣。看到上海书展国际文学周组织的“百年前日本唯美派文学漫谈”云直播快讯，心中欣喜，这一定能使我隔着千万重山水，触摸到日本唯美派文学的脉动。

直播中主持人徐惟杰和三位不同的学术领域和年龄阅历的学者嘉宾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共同完成日本文学百年发展的完整拼图。我有了如下认识和感受：江户时代的文学属于通俗文化的发展高峰时期，主要的内容是劝善惩恶；到了明治时代自然主义盛行，被称为绝对求真的唯物派（谭晶华老师形象比喻为“一杯白开水”）。而后起的唯美派则认为生活模仿艺术应该超过艺术对生活的描写，这显然超越了自然主义的粗陋写真。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曾被拍成黑白电影，像墨汁滴进清水，既黑白分明又摇曳多姿地阐释了变幻莫测又万变不离其宗的人性；川端康成的《雪国》反映了日本人既唯美又悲观的孤寂樱吹雪心态；大江健三郎反思：日本人是什么？怎样把自己变成不是“这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这更是深刻而极致的哲学思考，实现了真善美的融汇。

中国文化强调文以载道，而日本文化则突出强调主观的小我感受。我们要认识到这种区别虽是两种文化的差异，但并不表明它们之间天然的、固化的矛盾，反而更应相互学习，这也是众所周知的日本民族和文化的优点，使他们在文化上从“和文汉采”发展到“和文洋采”，更是通过明治维新在政治经济领域“脱亚入欧”走上了现代社会的发展道路。这对我们今天全球化受挫的背景下坚持对外开放，有很多现实意义。

主持人徐惟杰朗读了部分作品，让我们对日本文学有了可触碰的认知，而且在云端通过网络有了非常愉悦的现场共情谐振。

我与上海书展结缘始于三年前，当时上海国际文学周举办了上海文学地标阅读接龙。我组织几千里之外的贵州学生全程收看了地标阅读的直播，当时我想要是有机会亲临这些文学地标，朗读心仪的作家作品并录下视频，以个人的方式向文学致敬，那该多好啊。后来与热心的思南书友相约，今年暑假一起参加上海书展和上海国际文学周的活动，不料疫情来袭，而有效的防控却使上海书展令人惊喜地如期而至。网络直播使我们实现了跨越重山穿云看展——除了日语文学，还有英语文学、法语文学、西语文学，这简直就是书虫的饕餮盛宴，吸引了全国甚至全球的读者在全球疫情肆虐下沟通时空共享阅读，体现出上海城市的宽广胸怀，上海文化的立足高远，这就是海派文化的精髓，更是紧随潮流的跨界破圈文化之旅。

十日谈

别样的书展

责编：殷健灵

明请看在建投书局与贝多芬“相遇”。

夜光杯